

选自《从阿加德兹到阿拉达布到阿加德兹》

十月将尽，有那么一个下午，除了看落日我无事可做，我一路颠簸向北，跨过十年来未曾见过一滴水的柯瑞河（Kouri）。在那，我碰到了从阿泽绿洲（Azal）来的奥库拉。“Azal”的意思是“枝杈”。奥库拉是图阿雷克人（Tuareg），蓝皮肤，做铁匠为生，那双饱经沙尘磨砺的眼睛水汪汪的，闪着炸药般的光芒。因为是铁匠的缘故，他身上总带着几把刀子。奥库拉像大多数非洲部落的铁匠一样，属于底层贫民，地位很差，因为他每天干的活儿是和火打交道。作为铁匠，他可以言行无忌，不必像其他图阿雷克人那样秉着金科玉律，夹着尾巴做人。所以跟奥库拉讲话——要是他真能说点什么的话——是件很有趣的事情。他象是刚在阿泽参加了某个节日庆祝，割了几只羊脖颈。大声地念叨了几个问候神灵的词儿，他就优雅自如地挥动着又薄又利的刀子，好像在小提琴的琴颈上拉动琴弓一般。

他对什么都很节制，坐在你面前就像一尊蓝色雕像。所以我也要很有节制地提问题，尽管我如此渴望从他那双眼睛中汲取甘泉。大多数时候他总会提相同的问题，似乎根本不想问你什么似的。“累吗？”我都到了好几个星期了，干吗问我累不累呢。“过得怎么样？”他看着你，不，他其实根本没在看你，而是透过你去看，好像你是只玻璃杯。那双湿润、深邃的眼睛哭着、笑着。此时此刻，我如坠深渊，不知如何摆脱，仿佛嗨过头一般。我们像纽约男人一样聊着生意。夜晚到来了。

太阳迅速地沉落，快得像百米冠军乌赛因·博尔特的冲刺跑。开关拧转。夜晚已至。沙漠中的日落深沉得像诸神的手淫，你再次变成了局外人。奥库拉名字中的“culla”在罗曼语中是“球”的意思，奥库拉戴的戒指上就有一颗银色的球。一件“图阿雷克首饰”，我根本不想描述，也从没见过。半小时后我问他，这个戒指是不是他打的，尤其是那个完美的球。他说是。我俩会想，还能有谁呢。这时天上的星星越来越多，多得仿佛它们就是天空一般。星空是沙砾之海，我们在其中漂浮不定。奥库拉像一颗天青石一样一动不动。这片天空是大自然在沙漠上空的挥霍，沙漠本身并不知道自然为何物。我问奥库拉能不能打一颗甜瓜大小的银球。“没问题”，他骄傲地说，似乎那口漂亮的牙齿要跳出嘴巴一样。从没做过，但没问题。真是个好朋友，我这样想，他也这样想。要活下来就不能有质疑。

（在我们西方，当你委托别人办事情的时候，“问题”这个词要么在第一句话、要么最晚在第三句话中出现。）我从我的图阿雷克朋友这里学会很节制地使用这个词。

配合着他回答的速度我思考着要用什么东西才能把这些球填满，做个雕塑出来。星星、沙砾、奥库拉或者我自己都不能填进去。他的骆驼库莱，像他的铁匠主人一样一动不动地躺在12米外的地上，既不看星星也不看天空，仿佛一把老锯，一口丑恶的牙磨得吱吱作响，或许正色迷迷地想着其他骆驼，以至于我说出“要装得进一只骆驼”。“没问题”，奥库拉说。“但你要打12个银球，这样才能把一只被太阳晒干的家伙整个放进去。”他嘴角划过一丝笑意。他肯定又在想：“这些白人真稀罕。”“嗯，嗯”，他用塔玛舍克语说道，这词儿在瑞士德语里也是相同的意思。制作这个雕塑的时候没人再提问题，所有铁匠都知道要往里面放什么东西。要是这些球全是空的，会有一千个问题提出来，而没有什么有效的答案。比起沙漠中生活的人，我们拥有的“实”让我们能更好地应对“空”。

为了寻找牧场，部落每天迁徙，但这并非沙漠中的真正生活。圣艾克絮佩里（Saint-Exupéry）说过，真正的生活是一种另外进行的游戏。

诺特·维塔尔，2009年